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傷寒論條辨卷一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傷寒論條辨

醫家類

提要

臣

等謹案傷寒論條辨八卷附本草鈔一卷

或問一卷瘕書一卷明方有執撰有執字中行歙縣人是書刻於萬曆壬辰前有己丑自序一篇又有辛卯後序一篇又有癸巳所引一篇則刻成時所加也大旨以後漢張機

傷寒卒病論初編次於晉王叔和已有所改
移及金成無已作注又多所竄亂醫者或以
為不全之書置而不習或沿習二家之誤彌
失其真乃竭二十餘年之力尋求端緒排比
成編一一推作者之意為之考訂故名曰條
辨其原本傷寒例一篇不知為何人所加者
竟削去之而以本草鈔一卷或問一卷附綴
於末又以醫家誤瘕為驚風多所天枉乃歷

引素問金匱要畧傷寒卒病論諸說為瘞書一卷併附於末有執歿後其板散佚江西喻嘉言遂採掇有執之說叅以己意作傷寒尚論篇盛行於世而有執之書遂微

國朝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得有執舊本惡嘉言之剽襲舊說而諱所自來乃重為評點刊板併以尚論篇附刊於末以證明其事即此本也起龍序文於嘉言毒詈醜詆頗乖雅道

其所評論亦皆贊美之詞於病症方藥無所發明今並削而不載所附刻之尚論篇原本具存已別著錄其異同得失可以互勘不待此本之複載今亦削之而附見其原目於此焉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傷寒論條辨前序

醫之為道肇始於本草經闡明於素難至傷寒論而大備焉本草經者神農氏之書也素難者軒岐越人之書也傷寒論仲景氏之遺書也然本草之作於神農氏世傳其說而不經見嘉祐本草序謂神農嘗百草而醫方興上世未有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名醫仲景華佗諸賢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草由是始見於經誠如是仲景既已首事其間而乃有是論之作

則其先後素難而股肱之其功豈不遠賢於神皇軒岐
與越人而獨盛哉於是醫門尊之以為聖猶儒門之聖
孔子而宗師焉然則斯道之大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
學者顧不大有賴於斯文邪夫道不出自聖人不足以
言大何謂大道道莫大於堯舜孔子之贊堯則曰巍巍
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子貢之贊
孔子則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然
則聖人道之所以大無有不出自天者噫本草之作於

神農氏繼天而立極者也素難之作於軒岐越人啓天
人之秘也是論也本之風暑濕寒發之於三陽三陰風
暑寒濕者天之四氣也三陽三陰者人之所得乎天周
於身之六經也四氣有時或不齊六經因之而為病是
故病統乎經中傷合併脈證傳變標本虛實表裏寒熱
汗吐下溫正反逆從條之以法而法三百九十七繫之
以方而方一百一十三者天人事物錯綜之自然而然
者也其以風為首論者即素問曰風為百病之長之意

也其推而至於壞病不以病名名病而以壞名者壞則不能盡其變而舉以名之故槩之以壞曰壞者即素問曰萬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意也自其析而言之誠萬殊也然既壞矣而曰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其所以妙於一本者豈小道者所可得同日而語哉讀之者皆知其為傷寒論也而不知其乃有所為於傷寒而立論所論不啻傷寒而已也本草素難之顯仁藏用者表表然無餘蘊矣所以法而世為天下

則方而世為萬病祖乃至預有集斯道之大成而擅百
世宗師之同歸者道不同而同出於天天者理也理在
人心無古今方隅之異也何則乃有不同是心不宗師
斯而鈐槌活人類證焉鈐槌活人類證者出而斯道日
茅塞矣繼素難之往輒難乎其有人焉非天下之病是
病者有所不幸而然邪何斯道之至於斯也嗟乎七篇
不作楊墨之橫流不息也濂洛關閩之傳注不出堯舜
孔子之道家殊而戶異也是故義利之辯圖像性命之

問難其所以為不得已者易地則皆然也余何人斯而
條辨哉蓋將以為後之有志仲景之堂室者級階梯之
助云爾也時萬厯己丑春三月戊申朔新安方有執書

傷寒論條辨後序

傷寒論者仲景氏辨傷寒而論之之謂也傷寒何為而辨論也亂傷寒者中風併中風寒雜傷寒者溫病風溫霍亂本氣自病與凡瘧濕暍皆與傷寒相涉於疑故一條辨而例論之然後各皆始得分曉而不惑此傷寒論之所以作也然諸病之所以有待於條辨例論而後各皆始得分曉而不惑者以皆統於六經也六經各一經絡藏府惟太陽獨多始病榮衛之兩途諸病論經論

經者經辨而病明也傷寒與中風則於論經之中喫緊
關係嚴辨又在太陽之榮衛蓋風則病衛寒則病榮風
寒俱有則榮衛皆受而俱病太陽一也榮衛二而病則
三焉此太陽所以分當嚴辨而與餘經不同也過太陽
陽明以下辨論乃得各歸於經所以自微而著自少而
多賸徒法而以方法具備者計之籌其條目法則迤邐
已三百九十七方則因仍已一百一十三然而法中乃
有一則曰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之條二則曰知犯何逆

以法治之之目法言若是豈非以其絲辨縷論積多若是猶不足以盡風寒之所欲論之謂邪噫仲景氏所以作論之心如此可以想見其萬一於言語文字之外矣曾謂非辨非論顧可以清雜亂而正傷寒之名實乎不能也是故傷寒不可以作經而但可以作論者其意不在此歟名雖曰論實則經也說者謂醫家之有此書猶儒家之有語孟蓋以其渾融該博曲盡精微恢恢乎足以股肱素難而為斯道之日星信矣然其舉綱振目經

綸闔闢首尾條貫脈絡分明近則可以言彷彿學庸遠則可以議屬比春秋而法象乎易說者遺之似亦未可以言其全知此書之純粹也嗟惟文字去古未遠辭簡議奧讀而道具道者要皆不過模形範影踪跡湯丸錯擇名利以求鑿枘於盲瞽之餘譬之樂師習○、勺、匚以治鐘鼓琴瑟節奏雖工求其所謂正六律諧五音通八風而能與天地同和者難言也叔和類集而編次之各為一篇獨於太陽分而為三一一以辨標其篇目夫

既以辨標其篇目則論歸重於辨叔和已得之矣既分
太陽為三篇則太陽一經歸重於三辨叔和已明之矣
自今觀之各篇之中不合於辨者厯厯可指也而太陽
三篇尤溷溷然無辨於三也似此編次徒賴叔和之名
存豈復叔和之實在哉必繇後之輕浮有如類證之輩
者不諳論義不會辨意騁以卑陋計圖剽竊務為欺銜
紛更錯亂顛倒變易法則斷股離肢方則裒多益寡將
謂不如此不足以動衆惟徇私己罔解悞人然冠履倒

置望者必駭薰蕕同熟嗅者必憎或出重輯亦未可知
是以匡郭縱完而體骨終失遂使晚見狐疑卒致非全
書之謬雖專醫之門咸置之而不讀夫以此書為非仲
景氏之全書置而不讀彼業不在醫無足怪也以業既
在醫亦視為非全書而不讀則其為醫也可得謂之全
醫乎何不思之甚也於是斯文湮沒至道蓁蕪民膺斯
疾幸耶否耶不敢必也竊為此懼跋履山川冒蒙荆棘
崎嶇南北東抵齊魯西涉川陝委志從正以趣明師期